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十七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七

銘

石門酒器五銘

磨銘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六子晝夜運行
命不已精粗紛綸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謔無
小無大亦一理

醉床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銘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燒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綿薄任重抵以
覆其鍊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
剖斛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於嗇其予也寧過
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記

楊恭老敬義堂記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克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

銘記

二

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爲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

弟諸子講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爲我
言其意幹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
從遊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
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溫厚質實信道甚篤
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爲不可及其亦賢者
歟以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
予予亦安得無言耶予惟楊君亦旣深知古人
爲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遊息於斯堂之上
端居靜慮斂襟肅容深惟其義而存諸中察諸
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
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
矣無所歸亦將裹糧而前歷堦而升以聽楊君
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長樂黃幹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
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
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
命其子適成叔來告曰願有記幹於鄭君未嘗
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
成叔之爲人襟度夷曠智識闡爽則又知君之

施於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竄竊摹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爲無用之具其間博聞強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鬪狠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爲士哉此則君之所以爲教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

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已
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
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充之至於
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之所以爲教者可
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
過君之居履君之閣孰不自嘆夫流俗之薄而
陰革其垂爭之習乎幹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
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峭崿風濤洶湧
甚可愛也異日尚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
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焉君亦坐予而熏沐之哉
壬辰朔北山黃幹記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于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
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
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兒聽其
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墊巾芒屨不見其瑤環
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詠月不見其粉白黛綠
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
上下也予退而嘆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

人哉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果足信也哉抑其
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
熟情日親即其新以考其舊蓋有甚焉無不及
也其後予以禍患挫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
騁東西爲諸侯客蓋不見者十有餘年旣而聞
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
賓客有顯國秉者其先大夫人之親族有屬中
宮者宦遊之交好有爲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
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
之而正之偃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蒔

銘記

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嘆曰是其
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真能不負
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雨之
詩所爲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屏山
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
堂晦菴朱先生嘗爲予書之子能爲我記之乎
予曰若先生者固望子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
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
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蛆蛆甘帶鴟鴞嗜鼠
彼豈知其爲臭腐哉墻間之餘嗟來之食蓋有

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今子生於公相之家狃於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既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爲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子其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勲業如少傅道德如屏山備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皆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

銘記

教因書其本以爲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
翰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翰記翰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爲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爲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克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
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
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
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鶩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
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竒才擴謹論擢高
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道為事而
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弘
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
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
伯名抑今為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

銘記

八

山黃翰記

郭聖子瑞蓮堂記

有蓮偶而華邑人瑞之不以私獻于令令顧德
弗稱復歸之輦于通衢邑人縱觀焉桂湖主人
郭君來請曰某之先嘗回池而堂將以瑞蓮名
願有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
也學而德進仕而業廣皆道之長也天其啓之
矣吾邑之士勉乎哉嘉定癸酉六月既望令長

樂黃翰記

林正卿龍門菴記

度地居民爲城邑爲鄉井其居之安其生齒阜以蕃則其山川融結磅礴深厚宛委回復必有可觀者若夫萃爲中和散爲英華涵濡孕育爲哲人才士則其瓌偉絕特必有大可觀者焉蓋人稟陰陽以生川流山峙陰陽之大者其剛柔厚薄盈虛聚散宜悉相似也吾友林正卿所居之鄉山曰鼎峯水曰梅溪鼎峯之山折爲二支東西迭起仰而相向俯而相就卒而交互以相入梅溪之水沁山而流若往而復若抵而觸若停而瀟莫知其所自出如是者十餘里然後聳

銘記

九

爲雙崖瀉爲三灘崖東灘駛律峯澎湃露怪呈竒不可名狀蓋一鄉之屏蔽神龍之所潛也其鄉士友顧而樂之於崖之東結茅爲菴名以龍門以爲禱祈遊覽之地而屬其友黃翰記之翰未嘗至其鄉獨嘗與其士友遊大抵繫廉峭峻好義而喜文則山川之氣實使然也人固囿於氣當有以充其氣山之高水之深神龍之變化苟有以充之吾分內物耳不然樵漁耕販往來其間者相踵也於我何有焉今正卿能與其鄉人倘佯盤礴而講其所聞於師友者以充其所

稟之氣庶乎博碩宏偉而無負於茲土之勝矣
嘉定三年七月朔日長樂黃榦記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
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
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
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
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
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
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

。銘記

十

宮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
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
遠近內外之間哉龍舒爲郡自周之初以國著
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域距天地
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
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澄演迤爲
兩淮絕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竒才秀
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
累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白衣冠文物
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爲遠且外化民成俗

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攷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創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宮非所以右文教也徒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嘆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創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

銘記

十一

凡屬乎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充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爲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爲游息之地其外爲射圃深廣崇嚴眈眈翼翼規撫之壯東南諸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

之佃夫邑之寓公間遣助焉興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贍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累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贐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篳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繹其典訓覩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藝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

銘記

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南之爲盛哉公名嗣古真寧人蚤以儒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爲先務未朞年政成今乎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役爲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譏之請屬翰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旣傳其事十餘年間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而太史氏失其傳

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侈公之德以厲舒人
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
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日具
位黃幹記

平江府和靜尹先生祠堂記

和靜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菴榜曰三畏
齋所題雜錄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
之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秘閣陳君希通守太學
博士丁君焞始度菴空地爲屋繪先生像祠焉
尊前賢厲後學也先生諱焯洛陽人年二十師

銘記

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答遂棄舉
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爲和靜處士
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中逆
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
以崇政殿說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
祕書郎明年遷少監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
遷輒力辭其夕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宮辭
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
以爲歸也後二年竟歿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
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

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
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錄耳惟即其所
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
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
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
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
動抱仁履義終其醇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
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轄萬變日
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
閎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

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
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
門之顏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欲之塗不足
道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
其所守者可嘆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愧歟有
志於道者亦可自勉歟二君爲是祠有補於名
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
之於身而得於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旣
望後學黃幹記

袁州萍鄉縣西社倉君絜矩堂記

晦菴先生初創社倉以惠其鄉人欲以聞于朝
盼之州縣江淞間好義者爭倣焉袁州萍鄉社
倉九縣西其一也鍾君唐傑爲之記有堂焉未
名胡君叔器謀於幹以絜知名之叔器歸以語
唐傑唐傑曰可乎哉以善來曰子爲我記之幹
聞之師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已接物度
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
梁肉貧者無置錐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
輟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義也君子之
道必度而使方者乾父坤母而人物處乎其中

銘記

均稟天地之氣以爲體均受天地之理以爲生
民特吾兄弟物特吾黨與則其林然而生者未
嘗不方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赤子入井一牛
齧觶於已何與而怵惕生焉一原之所同出自
不能已耳則方者又人心之同然也飢而食寒
而衣仰事而俯育人之同情也是以古之帝王
設爲井田家受百畝上有補助之政下有調救
之義於吾心猶病焉此方之政也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因其分殊原其理一方之所以爲

教也夫稽之天理驗之人心參之帝王之制質之聖賢之訓君子之道孰有大於絜矩者乎若夫橫目自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充其小己自私之心雖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尚有彼此之分而況推之人物乎故不能以絜矩爲心者拂天理逆人心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必棄也然則知社倉之爲義而置者絜矩者也不知社倉之爲義而不置者不絜矩者也既不知之又欲壞之是自不能絜矩而又惡人之絜矩賢不肖之分曉然矣又嘗即鍾君之記而考之萍鄉之

銘記

爲邑父矣爲令爲尉於其邑者不知幾人而孫公潘公獨於此留意爲士而生且長於其邑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彭君雖不知其人而鍾君胡君則貧不能自立者也而亦拳拳於此是四五人者其賢於人可知矣因是推之則向之捐米以置倉如柳如宜者其人又可知矣又嘗考之鍾君嘗求記於先生而先生爲之跋考其歲月蓋屬纊之前二十日也其詞抑揚感慨有遺義焉其天地生物之心至於老且歿而不衰也某年某月某日具位黃翰記

吉州永新縣學記

永新於吉爲壯邑山水明秀土地衍沃其俗富足而家業儒其學校之創舊矣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結黨與負險阻以抗逆王師環數州之地千餘里被其毒永新當往來之衝剽劫焚蕩官廬民舍寸椽尺瓦無在者越數年始克撫定縣尉范君某芟荆棘夷瓦礫約已嗇用首建縣學而一新之以其州事判官孫君德輿之書來請記幹謝不敏范君秩滿復過予請益堅方盜之始平也山谷之反側未盡安田野之流庸未盡

銘記

二十一

復弭寇安民尉職也弦歌揖遜經生學士平居暇日以講以肄尉亦何急於此歟蓋嘗原盜之所由興矣慶元開禧間排道學之說指士之潔廉好禮誦先王之言行其道者一切以僞目之貪得嗜利之流習爲苟賤無恥以自別於道學阿權姦竊威福志氣盈溢遂啓兵端債軍殺將兩淮荆襄爲之騷然東南之民困於供億監司州縣方且括民財奉苞苴民不勝其困江西之俗豪家富室喜於兼并爲之守令者不惟無以抑之而反縱之而細民又困矣夫民生不見禮

義之及已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菑樂禍以圖
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邑賊害
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
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此則范君之所
爲汲汲也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
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
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
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之可弭雖使人有士
君子之行可也然則范君之所尚俗人以爲迂
而君子以爲不急不惟求新之爲官民者所當知
而天下之所當取法也故爲之推廣其意而記
其學成之歲嘉定某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某月
某日具位黃幹記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
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旣正
九疇旣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
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
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

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
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
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
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
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
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割於講堂之
北且屬幹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
年而一遇孟子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
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

銘記

十九

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
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 本朝周程
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
之後周子既生於舂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
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
萃曠古之割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
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
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
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
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

信力行精粗不遺豪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齋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旣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欲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

銘記

二十

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歛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黃榦謹記

